

你而家喺邊？在異鄉搭車，我學會了另一種生存方法

異地的公共交通工具，有別於原居地的氣味、節奏和乘客距離。



（編按：「你而家喺邊？」是端傳媒推出關於港人離散的專欄，持續收集和刊登在世界各地港人的小故事，點擊閱讀專欄過往投稿。我們訂立了一系列生活化的主題，只要你是在2019年後移民離開的香港人，都想邀請你分享生活瑣事和觀察。如果你更早離開香港，或非香港人，卻對2019年後這一波港人離散有第一手觀察，亦歡迎你投稿。投稿一經刊登，將附上薄酬和會員訂閱折扣。）

不論是工作上學、假日閒逛，交通是構成日常生活的重要環節，不同城市有其發展歷史已久的交通網絡，有自成一格的速度、距離，以及乘客面貌。離開香港，及其密密麻麻並以「方便」著稱的公共交通網絡，今次投稿捎來各人在異地乘搭交通工具時的細緻觀察，或在無法順利搭乘時的應對方法。

有人在穿梭柏林的鐵路上看見街友，思考「窮」的意思；有人由在港假日單車手變成在英日常單車手，由自己決定行車節奏和目的地；有人在日本關西的通勤路程中，嘗試適應一種新的社交距離。一趟又一趟的車程，他們在路上觀察，也從中學習另一種生存方式。

U8：柏林最繁忙也最臭的鐵路

陳子雲，26至39歲，2024年7月移居德國柏林

二戰之後柏林分裂成東西兩邊，U8 線在東柏林的所有車站關閉起來，變成「幽靈車站」。在80年代曾經有個信號維修技工經地下鐵隧道從東柏林逃亡到西柏林……

剛好3月柏林當地的報導提起，U8鐵路線「榮登」柏林人心目中最臭的鐵路。一個本地棟篤笑演員 Tyrone Stallone 如此演繹：「海豚能夠在水中閉氣十分鐘，但柏林人可以從 Hermannstrasse 一直閉氣到 Alexanderplatz。」

本來我想從 Google Maps 計算一下那兩個站距離多久，然後才發現，噢是的，這幾天柏林地鐵又罷工了（註：需時17分鐘）。

人在柏林，沒有駕照又沒有單車的話，出門便要靠柏林發達的鐵路網。平日上學我便要搭 S-Bahn 換 U-Bahn 然後乘搭電車，一條路線已經涵蓋柏林三個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來到2025年，柏林大眾運輸公司（BVG）的員工不時發起罷工，BVG 轄下的巴士線、U-Bahn 和電車在罷工期間不會行駛，只有德鐵營運的 S-Bahn 能夠「倖免於難」。有時忘了看新聞，走到 U-Bahn 站發現出入口都關上大閘鎖起來，只好摸摸鼻子走大街的另一端到 S-Bahn 站去。



我家剛好就在柏林西邊一條主要大道上，出門後往左走是 S-Bahn 站，往右走是 U-Bahn 站，算是挺方便。哪一邊罷工，我走相反方向便行。我的一位德國人好友 Noah 住在柏林的東邊，每次找他消遣，都會經過 U8 線。Noah 有次和我搭到 U8 的 Hermannstrasse 站，一位街友上車，車廂馬上如入鮑魚之肆，放肆，就是臭味盈室。Noah 掩住口小聲跟我說，你知道 U8 是柏林最臭的鐵路嗎？

「因為這條線路經過的都是柏林最狂野（wild）的地方。」他說。

U8 線是柏林 U-Bahn 一條南北走向的路線，始通車於1927年。二戰之後柏林分裂成東西兩邊，這條線路在東柏林的所有車站關閉起來，變成「幽靈車站」。在80年代曾經有個信號維修技工經地下鐵隧道從東柏林逃亡到西柏林，也有 U8 的車長把東柏林人藏在車長室，把他帶到西柏林去。

那些都是歷史了，現在 U8 線經過市中心繁忙地帶，人潮一直川流不息。北端終點站是 Wittnau，我很少去；南端終點站的 Hermannstrasse，是我和 Noah 一位共同朋友的住處，也是柏林人稱最嬉皮士、最貧窮和治安令人堪憂的 Kreuzberg 和 Neukölln 地區。同時 U8 會經過柏林最繁忙的 Alexanderplatz，那裡是幾條鐵路線的交匯站，所以人流密集，當街友把臭味帶來，一眾乘客其實避無可避。

我曾經在 Neukölln 的 U-Bahn 站見到癮君子躺在出口，神情迷迷糊糊，也不知是否剛剛「追龍」（廣東話：意即吸毒）過來；他裸露出一邊大腿，爛肉怵目可見，大概是長年吸毒，針孔都快要把他的大腿打壞。我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，想駐足再看看又有點怕被他發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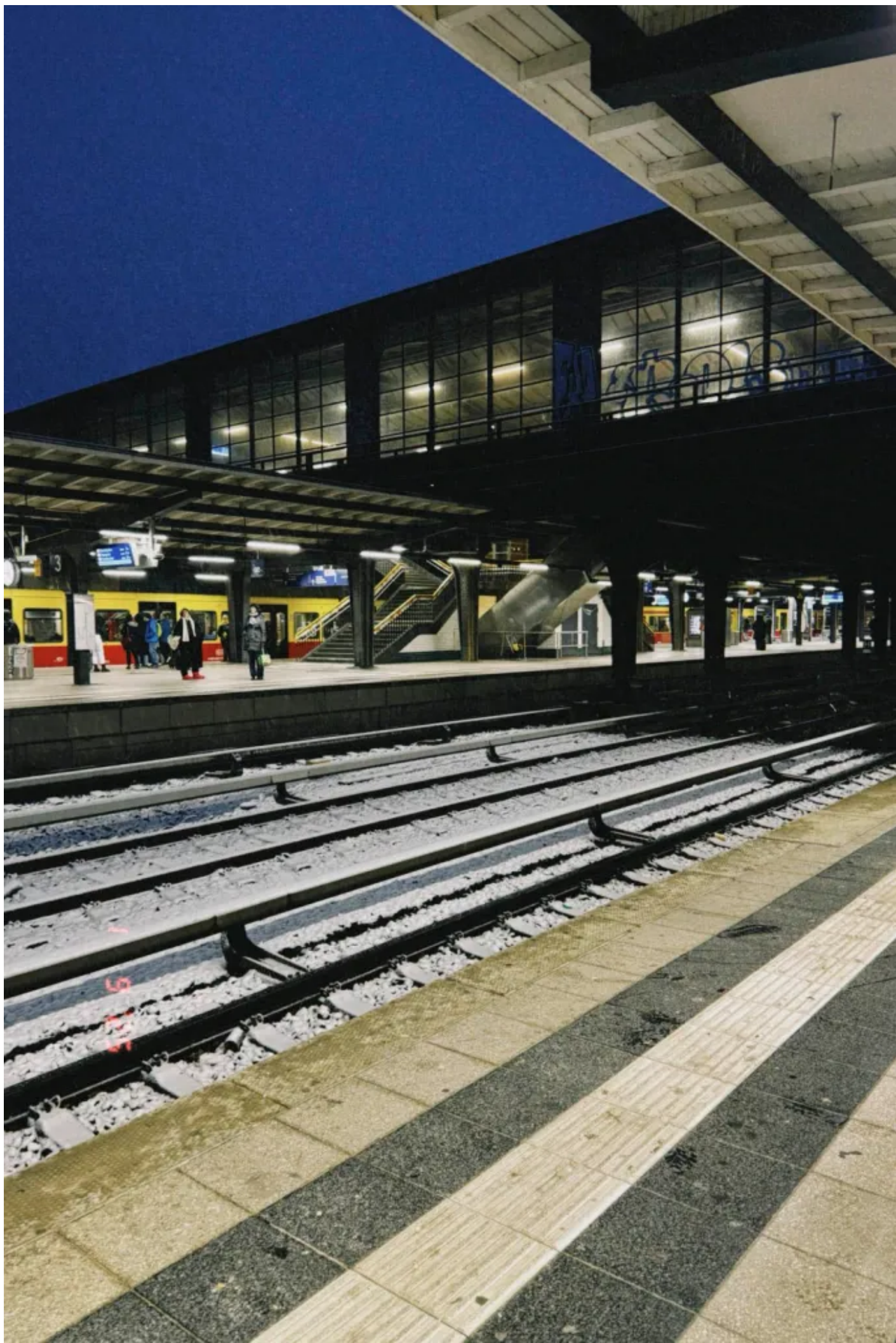
“ 那種臭味反過來說，是街友生存的鐵證，你可以視而不見，但你也要閉氣，社會各階層的人無法完全忽視。

躺平的癮君子醒來後，也許會走到 U8 的車廂中。車廂中的街友，腳踏泥污而來，不過衣著雖不光鮮也不一定「爛身爛勢」。街友搭地鐵自然是逃票的，因為柏林地鐵的工作人員採用突擊驗票，所以理論上，人們可以理直氣壯地逃票。街友在車廂中其實是為了行乞，他們口中唸唸有詞，小聲得像是為了不打擾到別人（但我們都從氣味得知他來了）。

「請你們行行好心，1歐也好，5毫子也好，請施捨給我，我肚子餓，我在公園露宿……」行乞的街友在車廂那端重覆了好幾遍，然後走到另一端，運氣好的話，會有人給他1歐元；更多的時候是眾人一邊閉氣，一邊漠視，街友在那一節車廂討了沒趣，便會在下一站下車，等候下一班車的另一節車廂。

那種臭味反過來說，是街友生存的鐵證，你可以視而不見，但你也要閉氣，社會各階層的人無法完全忽視。對一個外國人，像我，我有時候想，我也許可以拖捨一分一毫給他們，但我也窮，只有好幾次在街上有人向我行乞，他說，給煙也 OK，我就抽出一根煙給他。到底我怕窮，多於怕窮人，那陣臭味，就像鮑魚之肆般，久而不聞其臭，習慣就好。

“ 好幾次在街上有人向我行乞，他說，給煙也 OK，我就抽出一根煙給他。到底我怕窮，多於怕窮人……



“ 當一個街友有權投出心目中最能守護其權益、強調社會公平公義的政黨時，
相比下我才是更窮的那個呢。

反正每個周五和周六，柏林的地鐵站都是這樣，也不限於 U8，U 多少都是，月台上一定有酒瓶打破散落一地的玻璃碎。尿味也強烈，可以想像到一夜狂歡之後的那個誰，跌跌撞撞在月台打破酒瓶，又隨後尿急，當場解手。月台留下來的種種痕跡，都清楚展現給我們——瞧，又是一個柏林的周末。

而這群街友也許在今年德國大選中，舉足輕重。偏右的基督教民主聯盟（CDU）捲土重來，大勝社民黨（SPD）；極右的另類選擇黨（AfD）也聲勢浩大，當不少人擔心柏林作為首都，會否同樣被極右勢力攻陷時，起初選情不利的左翼黨（Die Linke）異軍突起，一舉奪得柏林最多的議席，而左翼黨在 Neukölln 的得票最多。可別看他們窮，他們有選票，他們也會發聲。我不禁想，當一個街友有權投出心目中最能守護其權益、強調社會公平公義的政黨時，相比下我才是更窮的那個呢。

你覺得自由的生活是？

可以做自己的生活。自由，同時也是容許我去思考怎樣為之「做自己」。



你而家喺邊？移民戀人絮語：學會告別也重新發現自己

[延伸閱讀](#) →



Simon

專心踩單車，背十幾公斤的背包也輕如無物

Simon，26至39歲，2022年7月移居英國倫敦

“意外地，雖然背上十幾公斤的貨品回家，但一旦坐在車上，背部重量彷彿消失了。當專心做一件事，注意力全在路上，身體上很多感覺都會感受不到。

英國交通不可靠並非新鮮事，但與其老調重彈，不如講自己的應對方法。

離開香港前，曾在英國讀書的舊同學勸我到埗後盡快買單車。自小在香港踩單車，到埗後買部平實的單車，只需200鎊。我有車牌多年，明白汽車司機的盲點與感受，將這個經驗應用在馬路上踩單車，盡可能遠離大汽車，就不會「危害生命」。

離我家最近的超市很細，貨品選擇非常有限，步行也要15分鐘。有了單車，我可以帶大背囊去更遠的大超市買餸、日用品及減價食品，本來步行需時40分鐘，但踩單車不消15分鐘便到達。意外地，雖然背上十幾公斤的貨品回家，但一旦坐在車上，背部重量彷彿消失了。當專心做一件事，注意力全在路上，身體上很多感覺都會感受不到。

有了單車，我不需乘巴士去中短距離目的地，因為踏單車多數比坐巴士快。我可以趁好天氣到泰晤士河畔欣賞天鵝，再泊好單車再找個地方飲咖啡，甚至騎到更遠的漢普頓宮。



Simon

“ 每次乘車不論距離都有明確目標，反而更重視每一次外出，印象更深刻。

對比香港濕熱天氣，在倫敦踏單車舒服得多；與香港司機相比，倫敦司機較容忍單車在路上行走。以前住葵涌，踏單車只是假日活動，花100港元租一架毫不好用的單車。在英國，自己會維修、清潔單車，整個「駕駛」體驗提升不少。是的，踩單車都要「整車」，在英國要請人做的事都貴，於是先花6鎊買兩塊新的煞車皮，自己動手換上。想請人代勞嗎？多付四五倍價錢可以了。

是的，英國公共交通可以十分不濟，甚至不斷打破新低。人在外國，學得最多就是如何解決問題。糟糕的交通可以毀掉一日的行程或心情，但與其不斷抱怨，我寧願看看能否做什麼來挽救。

在香港乘車方便又可靠，所以大家都不當外出是一回事。英國交通費貴又不太可靠，每次乘車不論距離都有明確目標，反而更重視每一次外出，印象更深刻。

有一次朋友問：「你兩口子外出踩單車，會平排踩手拖手嗎？」

我答：「踩單車都是駕駛，駕駛最重要的是安全到目的地，手拖手踩單車大大增加危險。你應該看了太多不現實的愛情故事吧？」



你而家喺邊？離開「我的地頭」睇醫生，未知恐懼與語言隔閡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

Simon

你覺得自由的生活是？

可以選擇做與不做一件事。相比亞洲人較喜歡集體行動，在英國生活，我對「選擇」有更深體會。經思考後才做或不做一件事，在英國多數沒有人會質疑，得到更多的是尊重。

乘客的距離

Dominic，26至39歲，2024年10月移居日本關西地區

“乘客儘量迴避其他人，避免讓自己身上的任何一切東西觸碰到別人身上的任何一切東西，包括身體、眼神、衣物、聲音，但原來也可能包括氣味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下班後和同事去喝酒。電車很滿，找不到座位，為了不要阻到其他人，我用右手拿著背包，左手舉起捉著扶手，和同事有談有笑的坐到尾站。下車時，長得有點像夜神月（動漫《死亡筆記》角色）、一個戴眼鏡的斯文靚仔同事，回頭善意地細聲提點我：「像剛才這樣的情況，你還是把兩隻手都舉起來才好。」

我不解，問點解？他說：「兩隻手都舉起來，如果電車上有人被性騷擾，才不會有機會被懷疑。」然後示範把背包掛在胸前，舉起兩隻手，確實是刀槍不入之餘人畜無害，被人指稱綁架也一定第一個被放走。我腦洞大開，想起日劇《重啟人生》裡也有角色在車廂中被誤會非禮的一幕。沒想到戲劇如此源自生活，也沒想到這樣的情節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，發展成這樣的一個回應。



| Dominic

“我一直覺得從日本的語言到生活文化，都像是「活在距離之中」。

在香港乘坐交通工具，我一直很討厭人大聲傾偈（聊天），更討厭人開聲睇片（看影片），來到日本就再沒有這樣的煩惱了。日本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自制，約束，車廂中永遠一片肅靜。乘客儘量迴避其他人，避免讓自己身上的任何一切東西觸碰到別人身上的任何一切東西，包括身體、眼神、衣物、聲音，但原來也可能包括氣味。

來到日本開始返工之始，我沿用在香港上班的習慣，先買杯咖啡 take away 搭電車返工。當我踏進車廂後，卻發現電車上像我這樣拿著紙杯熱咖啡的人只有我一個。箇中原因，車門一關上我就明白了。我手中那杯熱咖啡的氣味，開車不久後就迅速地在車廂裡瀰漫，在蒼白的空間中特別濃郁。

雖然咖啡本身不能算是臭味，但因為這個氣味的出現，完全是來自於我個人單方面地、在沒有得到大家的同意下，令氣味傳到了大家的鼻中，很可能無謂地為大家的早上添加了不必要的色彩，而影響了大家的心情。所以我還是特別感到自己「迷惑」（日常日語，意思是打擾）了整個車廂裡的人。那短短四分鐘的車程感覺長似20分鐘。

自此我再沒有外帶熱咖啡返工。

我一直覺得從日本的語言到生活文化，都像是「活在距離之中」。一次，巴士上有人在車後方不停大叫。此時，我發現一向厭惡車廂噪音的日本人沒有一人向後望。所有人好像已有默契地裝作若無其事，一直到我下車。我也試過坐新幹線由南到北去滑雪，關西和東北之間、幾百公里的距離在日本幾近完美的鐵路基建下，縮短得像坐地鐵一樣近。但日本即使擁有最快的火車，也好像沒能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。



你而家喺邊？香港人離散故事第二期徵稿進行中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

Dominic

你覺得自由的生活是？

能夠和喜歡的人做喜歡的事